

虞
初
新
志

清張山來著

第三冊

進步書
局校印

新
初
新
志
PDS

虞初新志卷八

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

江石芸傳

吳良樞璿在

江石芸吳山桃花屋女子也。幼習經史。窮元會運世之數。及長。好兵法。鑄劍誅妖。攝人萬里外。一日過小孤山。遇白衣道士。授以書。盡通其義。人讀之。莫能曉也。以時無知者。遂隱於吳山。種桃花。無根。夜四時常開。名其地曰桃花屋。屋下月當日午而明。或曰。此龍宮女子也。有寶珠。其光奪日。八月因聚羣盜。劫之。其珠不可見。石芸曰。珠固在。若烏能得也。舍若珠。劫我珠。若將失其珠。烏能得我珠。唯自寶其珠。以無失其珠。可耳。屋之中有黃夫人者。與之善。黃夫人家有虎。名白公。出入常騎之。能涉山渡水。石芸家有白牛一頭。卧桃花下。鼻無繩。常出入自如。人以為黃夫人虎不敢近。久之。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。於時構茅屋屋下。讀易終日。不為人所知。所著有悟真註。有為之序者曰。不知何許人也。予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。其女子邪。其非女子邪。天乎。其不知我也。宜其不知何許人也。

張山來曰。補天立極。應歸女媧氏。其光奪日。八月則丹成矣。驅烟染墨。設想着語。

皆不在人間。宜世人之不知也。○又曰：洪子去無，授我強意堂稿，美不勝收。僅登其一。餘者自當借光梓入閩幽集中，以成大觀也。

耕雲子傳

洪嘉植去蕪

耕雲子，秦人也。隱於楚江之西。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，攜一竹杖，衣葛單衣，不冠冬夏。不易見。月出，則撫掌大叫，數聲，麋鹿不辟，從之行。言之者，皆謂神仙人也。身長七尺，長髯而修下。雙瞳子，炯炯如流電光。人問其姓字，不答。性嗜酒，有餉，則大笑盡飲。去亦不謝。卒，有人終餉之不懈。人疾病，過其前者，則止之，語其故，治以藥草，遂愈。酬以錢，不受。曰：吾非醫者，惡用此。其行事多如此。類然，其不能與人，以可見者。人遂不能知也。嘗入市，眾譁之，謂其異人。趨而前，則不為禮。各相視無語，則又兩手爬搔，眼顧五老峰。雲起，移時去。或曰：耕雲子，非秦人也。耕雲子曰：秦無人也。或曰：耕雲子有道人也。龍蛇其身者，也。人莫知其所自來。其隱君子邪？洪子曰：古無神仙，無異人。天下有道，將安其身於烟霞泉石之中乎？夫何皇皇如也，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？顧天有不可逆者，而終嶠然長往矣。鳳集於棘，鸛雀調之，神龍潛乎深淵，終能雨此九土也。

張山來曰。古無神仙。非無神仙也。耕田鑿井。含哺鼓腹。夫人而神仙也。古無異人。何以異於人哉。堯舜與人同耳。然則神仙異人之有。具於中古乎。讀此可以知世變矣。

吳孝子傳

魏禧冰叔

孝子姓吳名紹宗。字二璧。建昌新城縣人。世居梅溪里。性聰敏。幼善屬文。萬歷丙午。督學駱公日升。拔置諸生第一。時年二十。屢試輒高等。孝子父道隆。善病。久之。痺不能起。前後血竝下。醫藥十餘年。無效者。戊午正月。病甚。孝子惶恐。無所出。乃齋戒沐浴。焚香告天地。刺肘上血書疏。將謁太華山。自投捨身崖下。代父死。太華山者。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。距新城三百里。相傳神最靈異。諸來謁者。有罪輒被禍。不得上。甚則有靈官擊殺之。同行人聞鞭聲鋒然。或忽狂病。自道生平隱惡事。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。曰捨身崖。人情極不欲有生者。則擲身投之。頭足盡破折死。孝子既告天作疏。明晨獨身行。二日至山上。宿道士管邨。吾寮同寮宿者。南昌鄉先生二人。同郡邑諸生三人。十八日。孝子升殿。默禱焚疏。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峰。路經捨身崖。孝子於是越次前行。至崖所。歛然投身下。同行人驚絕。不知所為。一時傳駭。聚觀者千人。

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。自山頂至崖下。路迂折四十里。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。呼衆人曰。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。今方在神座下。叩頭方巾。道服如故。衆羣走殿上視之。果然。方孝子之自投崖也。立空中。不墜。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。又遙望見石門。門上一大孝字。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。孝子。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。汝謹記之。歸書紙食。汝父不獨却疾。且延年矣。更授催生治痢瘧驅瘟咒並諸篆。孝子叩頭謝畢。身已在殿上。孝子乃言。吾如夢中也。孝子既定。疾走歸。一日有半而至家。至則父垂絕。不能言。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。焚服之。室中人皆聞香氣。甫入口。父即言曰。是何藥耶。明日起坐啜粥。旬日疾大愈。孝子徒步反。復六百里。不飲食者五日。而父乃益康強。喜飯以詩酒自娛。年九十二。耳目清明。無疾終焉。由是孝子名聞遠近。邑大冢宰涂公國鼎與為同道友。進士黃端伯過周謀。舉人黃名卿。涂伯昌。貢士璩光孚皆拜為弟子。孝子當國變時。避亂泰寧。以病卒。諸生廖愈達家。愈達予所傳三烈婦夫也。愈達來新城。主孝子子吳長祚。予故竝得交。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為榮。幸焉。愈達言。孝子生平好名義。輕財。往往出錢物。為人解訟鬪。既感神應。益自脩。人病苦者。恒用符篆救之。以施藥為名。

魏禧論曰。聞孝子常詣太華山。登座附神耳。語為人祈禱。頗不經。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。梅溪東出四十里。為南豐縣。縣貢士趙希乾者。與禧交。母嘗病甚。割心以食母。既剖胸。心不可得。則叩腸而截之。母子俱無恙。其後胸肉合。腸不得入。糞穢從胸間出。而穀道遂閉。飲食男女如平人。假謂非有神助。其誰然哉。其誰然哉。張山來曰。古有以祝由治病者。今九十二畫篆。以及痢瘧諸篆。殆即其道耶。然吾以為必孝子行之。乃能有驗。若人人可行。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。

李一足傳

王猷定 于 一

李一足。名夔。未詳其家世。有母及姊與弟。貌甚瘠。方瞳微髭。生平不近婦人。好讀書。尤精於易。旁及星歷醫卜之術。出嘗駕牛車。車中置一櫃。藏所著諸書。道遙山水間。所至人爭異之。天啟丁卯。至大梁。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。自言其父為諸生。貧甚。稱貸於里豪。及期無以償。致被毆死。時一足尚幼。其母啣冤十餘年。姊適人。一足亦婚。母召其兄弟告之。一足長號。以頭搶柱大呼。母急掩其口。不顧。奮身而出。斷一挺。為二與弟各持。伺仇於市。不得往其家。又不得走郭外得之。兄弟奮擊碎其首。仇眇一目。抉其一。祭父墓前。歸告其母。母曰。仇報禍將及。乃命弟奉母他徙。遂別去。時姊夫

為令於亮往從之。會姊夫出。姊見之驚曰。聞汝擊仇。仇復活。今徧跡汝。其遠避之。為治裝贈以馬。一足益恚恨。乃錮其梃曰。沒校難砍仇人頭。遂單騎走青齊海上。見漁舟數百泊市米。一足求載以濟。遂捨騎登舟渡海。至一島。名高家溝。其地延袤數十里。五穀甚少。居民數百戶。皆蛋籍。風土淳朴。喜文字。無從得師。見一足至。各率其子弟往學焉。其地不立塾。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。師書一字於掌。以教之。則童子揖而退。明日復來。居數年。積錢盈室。辭去。附舟還青州。走狹邪。不數日。錢盡散。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。越晉歷甘涼。登華岳。入於楚。抵黔桂。復歷閩海。吳越間。各為詩文紀遊。二十載。乃反其家。仇死。所坐皆赦。母亦沒。登其墓大哭。數日不休。自以足跡徧天下。恨未入蜀。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。招之同下三峽。遊白帝。綿梓諸山。著依劉集一卷。其弟自母喪。不知所在。一日欲寄弟以書。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。韓如其言。俄一客衣白紵。幅巾草屨。貌與一足相似。近前揖曰。我張太羹也。兄書已得達。言訖不見。辛巳。李自成陷中州。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。見一足於途。短褐敝屣。鬚眉皆白。同至玻璃泉。談笑竟日。數言天下事不可為。問所之。曰。徃勞山訪徐元直。韓笑之一足正色曰。此山一洞風雨時。披髮鼓琴。人時見之。此三國時徐庶也。約詰朝復來。

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。先一日偏辭戚友告以遠行。是日鼻垂玉筋尺許端坐而逝。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。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。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伫立。若有思者。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。述其事如此。

張山來曰。觀一足行事亦孝子。亦俠客。亦丈人。亦隱者。亦術士。亦仙人。吾不得而名之矣。

孝賊傳

王猷定 子一

賊不詳其姓名。相傳為如皋人。貧不能養母。遂作賊。久之為捕者所獲。數受笞。有司賊號曰。小人有母無食。以此也。人且恨且憐之。一日母死。先三日。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。是日召黨具酒食。邀寺中。老閹黎痛飲。伺其醉。昇棺中。野負其母屍。葬焉。比反。閹黎尚酣卧也。賊大叫叩頭乞免。閹黎驚。不知所謂。起視廡下物亡矣。亡何。強釋之。厥後不復作賊。

張山來曰。有孝子如此。而聽其貧。至於作賊。是誰之過歟。

王翠翹傳

余懷 澹心

余讀吳越春秋。觀西施沼吳。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。竊謂婦人受人之託。以艷色亡

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。雖不負心。亦負恩矣。若王翠翹之於徐海。則公私兼盡。亦異於西施者哉。嗟乎。翠翹故娼家。辱人賤行。而所為耿耿若此。鬚眉男子。媿之多矣。余故悲其志。綴次其行事。以為之傳。傳曰。

王翠翹。臨淄人。幼鬻於倡。冒姓馬。假母呼為翹兒。美姿首。性聰慧。携來江南。教之吳歛歌。則善。吳歛歌。教之彈胡琵琶。則善。彈胡琵琶。吹簫度曲。音吐清越。執板揚聲。往往傾其座客。平康里中。翹兒名藉甚。然翹兒雅淡。顧沾沾自喜。頗不工塗抹倚門術。遇大腹賈。及傖父之多金者。則目笑之。不予一盼。睽溫語。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。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。以計脫假母。而自徙居嘉興。更名王翠翹。云。當是時。歡人羅龍文。饒於財。俠游結賓客。與翠翹交。驩最久。兼睨小妓綠珠。而越人徐海者。狡佻貧無賴。方為博徒所窘。獨身跳翠翹家。伏匿不敢畫見人。龍文習其壯士。傾身結友。接臂痛飲。推所睚綠珠與之。薦寢海亦不辭酒酣耳熱。攘袂持杯。附龍文耳語曰。此一片土。非吾輩得意場。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。公宜努力。吾亦從此逝矣。他日苟富貴。毋相忘。因慷慨悲歌。居數日。別去。徐海者。杭之虎跑寺僧。所謂明山和尚者。是也。居無何。海入倭。為舶主。擁雄兵海上。數侵江南。嘉靖三十五年。圍巡撫阮鶚於桐鄉。

翠翹綠珠皆被擄。海一見驚喜。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。日益寵幸。號為夫人。斥諸姬羅拜。翠翹既已驕愛無比。凡軍機密畫。惟翠翹與聞。乃翠翹陽為親暱。陰實幸其覆敗。冀歸國。以老淚漬漬。常承睫洗面也。會總督胡宗憲開府浙江。善用兵。多計策。欲招致徐海。自戕麻葉陳東。而離散王直之黨。迺遣華老人費檄招降海。怒縛華老人將斬之。翠翹語海曰。今日之事。生殺在君。降不降。何與來使。海乃釋其縛。畀金而遣之。老人歸。告宗憲曰。賊氣方銳。未可圖也。然臣覘海所幸。王夫人者。左右視有外心。或可藉以殲賊耳。而羅龍文者。微聞是語。自喜與翠翹舊好。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。以見於宗憲。宗憲以鄉曲故。降階迎揖。曰。生亦有意功名富貴乎。吾今用君矣。與語大說。遂受指詣海營。攝舊日任俠衣冠。投刺謁海。海亟延入。坐上座。置酒握龍文手曰。足下遠涉江湖。為胡公作說客耶。龍文笑曰。非為胡公作說客。乃為故人作忠臣耳。王直已遣子納款。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。他日必且為虜。海愕然曰。姑置之。且與故人飲酒。錦繡音樂。備極豪侈。憫然自以為大丈夫。得志於時之所為也。酒半。出主夫人及綠珠者。見龍文。龍文改容禮之。極宴語不及私。翠翹素習龍文豪俠。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款。解桐鄉圍。宗憲喜。從龍文計。益市金珠寶玉。陰賂翠翹。

翠翹益心動。日夜說海降矣。海信之。於是定計縛麻葉。縛陳東。約降於宗憲。至桐鄉城甲冑而入。是時趙文華。阮鶚。與宗憲列坐堂皇。海叩首謝罪。又謝宗憲示憲下堂。摩其頂曰。朝廷今赦汝。汝勿復反。厚勞而出。海既出。見官兵大集。頗自疑。宗憲猶憐海不欲殺降。而文華迫之。宗憲乃下令。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。會大風縱火。諸軍鼓譟乘之。賊大潰。殲焉。海倉皇投水引出。斬其首。而生致翠翹於軍門。宗憲大饗參佐。命翠翹歌吳歈歌。通行酒。諸參佐或膝席。或起舞捧觴。為宗憲壽。宗憲被酒大醉。督亂亦橫槊郭袖。與翹兒戲。席亂罷酒。次日宗憲頗媿悔醉時事。而以翠翹賜所調永順酋長。翠翹既隨永順酋長去。之錢塘江中。恒悒悒搥牀嘆曰。明山遇我厚。我以國事誘殺之。斃一酋。又屬一酋。吾何面目生乎。向江潮長號大慟投水死。

外史氏曰。嗟乎。翠翹以一死報徐海。其志亦可哀也。羅龍文者。世稱小華道人。善製煙墨者也。始以游說陰賂翠翹。誘致徐海。休兵可謂智士。然其後依附權勢。與嚴世蕃同斬西市。則視翠翹之死。猶鴻毛之於泰山也。人當自重其死。彼倡且知之。況士大夫乎。乃倡且知之。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。悲夫。

張山來曰。胡公之於翠翹。不以賜小華。而以賜酋長。誠何心乎。觀翠翹生致之後。

不能即死。居然行酒於諸參佐前。則其意有所屬。從可知已。其投江潮以死。當非報明山也。

戴文進傳

畫苑三高一傳之一

毛先舒推黃

明畫手以戴進為第一。進字文進。錢塘人也。宣宗喜繪事。御製天縱。一時待詔有謝廷循。倪端。石銳。李在。皆有名。進入京。衆工妬之一日。在仁智殿呈畫。進進秋江獨釣圖。畫人紅袍垂釣。水次畫惟紅。不易著。進獨得古法。入妙。宣宗閱之。廷循從旁跪曰。進畫極佳。但亦是朝廷品服。奈何著此釣魚。宣宗領之。遂麾去。餘幅不視。故進住京師。頗窮乏。先是進鍛工也。為人物花鳥。肖狀精奇。直倍常工。進亦自得以為人。且寶貴。傳之一日於市。見鎔金者。觀之。即進所造。憮然自失。歸語人曰。吾瘁吾心力。為此豈徒得精意。將托此不朽吾名耳。今人燦吾所造。亡所愛。此技不足為也。將安托吾指。而後可。人曰。子巧托諸金。金飾能為俗習翫愛。及兒婦人御耳。彼惟煌煌是耽。安知工苦。能徒智於鍊素。斯必傳矣。進喜。遂學畫。名高一時。然進數奇。雖得待詔。亦輒軻亡大遇。其畫疎而能密。著筆澹遠。其畫人尤佳。其真亦罕遇云。子欽進鍛工耳。而命意不朽。卒成其名。贊曰。立志探懸鬼神所贊。孰是殫精。而屑近翫戴君操槌鍛。

金為生。感慨徙業。卒成高名。蓋人極而天呈矣。夫。

張山來曰。明畫史又有仇十洲者。其初為漆工。兼為人綵繪棟宇。後徙而業畫。工人物樓閣。子獨嫌其畧帶匠氣。顧不若戴文進為佳耳。且戴兼工山水。則尤不可及也。

髯樵傳

顧彩天石

明李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。貌髯而偉。姓名不著。絕有力。每暮夜樵採。獨行山中。不避蛇虎。所得薪。人負百觔而止。髯獨負二百四十觔。然鬻於人。止取百斤價。人或訝問之。髯曰。新取之。山人各自食其力耳。彼非不欲多負力。不贍也。吾力倍徙而食不兼人。故賤其值。且值賤。則吾薪易售。不庸有利乎。由是人頗異之。如刮目焉。髯目不知書。然好聽人談古今事。常激於義。出言辨是非。儒者無以難。嘗荷薪至演劇所。觀精忠傳。所謂秦檜者出。髯怒。飛躍上臺。摔檜。毆流血幾斃。眾咸驚救。髯曰。若為丞相。奸似此。不毆殺何待。眾曰。此戲也。非真檜。髯曰。吾亦知戲。故毆若真。膏吾斧矣。其性剛疾惡類如此。髯有兄進香茅山。墜崖折胸死。或傳其晷夜飲酒不誠。被王靈官鞭殺者。髯怒走。一日夜詣茅山。飲大醉。數王靈官曰。汝有罪。三人敬祖師。來進香。固。

有善心。飲酒小過。無死狀。汝輒殺之。不仁罪一。祖師以慈庇下土。量甚宏大。汝居位下。行殘忍。不遵祖師意。不恭罪二。吾兄小人也。酬香而來。小被酒。汝輒殺之。吾來不酬香。昨實大飲。今日詈汝。汝反不能殺。無勇罪三。汝宜毀撤。曷為橫鞭瞋目。坐踞於此。欲奪鞭碎像。衆警遣之。乃止。負兄骨歸葬焉。洞庭有孤子陳學奇。聘鄒氏女為室。婚有期矣。女兄忽奪妹志。獻蘇宦某為妾。學奇泣訴於官。官畏宦勢。無如何也。學奇訟女兄。宦並庇兄。不得伸。學奇窘甚。一日值髯於途。告之故。且曰。若素義激。能為我籌此乎。髯許諾。然需時。日以待之。毋迫我也。學奇感泣。髯去。鬻身為顯者。與僕。顯者以其多力而勤。甚信愛之。得出入內閫。鄒女果為其第三妾。髯得閒。以陳情告。女泣如雨。訴失身狀。願公為崑崙髯曰。毋迫。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。顯者不能禁。髯嘿賀曰。計行矣。於是密具舟。河干衆妾登輿。髯昇第三輿。乃鄒氏也。出門。紿其副。迂道疾行。則至河干。謂女曰。登舟。舟遽開。帆疾如駛。羣僕駭變。號呼來追。髯拳三人仆地。不能出聲。徐去。則女舟已至陳門矣。學奇得室。忻感。謂古押衙不是過也。髯謂學奇亟宜鳴之。官以得妻狀。官始不直顯者。至是稱快。詢知義由於髯。賜酒帛花綵以榮之。顯者慙。杜門。若不聞者。自是義樵名益著。年五十餘矣。甲申。聞賊破京城。

崇禎帝山問至。或傳於市中曰。李自成坐却龍廷矣。髯不信。歷問三四人。言如一口。髯大憤曰。吾生年七八歲時。即知皇帝姓朱。今李賊何為者耶。故君安往耶。何文武滿朝。無一人出力救耶。吾年老不能復為賊百姓也。乃大呼天者三。投具區以死死之日。義聲振吳下云。

顧子曰。義哉髯也。見義必為。矢志不屈。求之士人中。亦憂憂難之。況樵子乎。髯無姓名。吾師吳頌筠曾為立傳。傳未悉。予又詢之朱子僧臣。所言如此。良不妄矣。彼附勢利忘君親者。觀髯梗概。亦可以知所儆乎。

張山來曰。觀劇忿怒殺人。所聞者非止一事。此樵奇處。在後數段。劫鄰女尤見作用。至自投具區以死。真可謂得其所矣。

趙希乾傳

甘表中素

趙希乾。南豐東門人。幼喪父。以織布為業。年十七。母抱病月餘。日夜祈禱身代。不少愈。往問吉凶於日者。日者推測素驗。言母命無生理。又往卜於市。占者復言不吉。希乾踟躕不去。曰。何以救母病。占者惡其煩數。曰。汝母病必不治。若欲求愈。無乃割心救之耶。希乾歸。侍母左右。見病益危篤。時日光斜射牀蓆。形影孑立。寂寂旁無一人。

希乾忽起去。笥中得雉髮小刀。立於牕外。剖胸深寸許。以手入取其心。不可得。忽風聲震。颯門戶。胥動。以為有人。至四顧。周章急。取得腸抽出。割數寸。蓋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。希乾置腸於釜上。昏仆就室而卧。頃刻母姑來視病。見釜上物。以為希乾股肉也。烹而進之母。再視希乾。則血淋漓心腹間。不能出聲。始知希乾為割心矣。城邑喧然傳其事。聞於令。令親往視之。命內外醫調治。母子病不數日。母病愈。旬日。希乾亦漸次進飲食。胸前腸出不得納。每日子午間。冀滴瀝下。月餘後。希乾起無恙。終身矢從胸上出。趙氏故宋裔。為南豐巨族。宗黨以為奇孝。供贍其母子。而更教之讀書。學使者侯峒曾聞其事。取充博士弟子員。崇禎壬午。以恩詔天下學。選一人貢於成均。學使者吳石渠既考試畢。進諸生而告之曰。百行以孝為先。趙希乾割心救母不死。不可以尋常論。建武多才。校士衡文。希乾不應入選。今欲諸生讓貢。希乾以示獎勵。諸生咸頓首悅服。於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。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。希乾避亂山中。將母不遑。遂賣卜。奔走於四方。以養其母。又十餘年。母壽八十餘而卒。予自幼時。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。而黎黝高準方耳。睛光滿眸子。頽然而長。多渾樸之風。與之立久。胸間時聞穢氣。予年十歲。先君請希乾入。

書室命表肅揖再拜。求解衣開胸視之。兩乳正中。間腸突出。寸許。色鮮紅如血。以絲帶繫竹筒。懸於頸。乘其腸冀出。洗換竹筒。日必再三換。常時滴黃水不絕。蓋已三十餘年。自是希乾少家居。母死。未十年而希乾亦卒。年六十一。

甘表曰。朝廷旌毀傷愚孝。尚矣。然希乾一念之誠。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。豈不可嘉哉。湯公惕菴最惡言希乾事。予則以為應出特典。一加旌賞。蓋事不可法。而可傳。使知孝行所感。雖剖胸斷腸而不死。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。天旌之。誰能不旌之。然旌而不傳。不若不旌而傳也。安得龍門之書。以施於後世哉。嗚呼。古今忠孝之士。非愚不能成。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。又何多也。悲夫。

張山來曰。予友王不菴。曾為予言孝子事。惜屬口述。不獲載之簡編。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。乃知事之度越尋常者。終不能泯其姓字也。

萬夫雄打虎傳

張 惣 南村

涇川有萬姓。字夫雄者。少負膂力。以拳勇稱。初亦未嘗事田獵也。一日與夙所莫逆。爾汝昆季范姓友。早行深山中。忽林莽出巨虎。搏范以去。范號曰。萬夫雄。救我。救我。萬亦茫然。不知所措。遂撼大樹拔之。怒持樹往追。經里許。震天一呼。虎為遯。巡退步。